

比賽結束後已是中午了，一如往例，他沒上場。午餐後，休息區的地上滿是空便當盒，他將它們一一拾起，「你是球員還是經理啊！哈哈！」有人說。原本低頭玩手機的隊友們，一個個抬起頭來，咧嘴笑著。嘻嘻嘻嘻！每個笑聲，都貫穿耳膜，進入腦中，溶解那個叫做「理智」的保險絲。

「你們不要笑了！」他反常的咆哮，然後驚醒。

短短的夢，卻是他心中最大的不甘願——當個冷板凳兼打雜的龍套。

六點四十五分，不能再睡了，他吃完早餐，背起書包上學。

最近，艾倫·艾佛森——他的偶像，入選了名人堂，他多麼希望能沾點喜氣，在場上切入、變向、轉身，然後在被耍得頭暈的對手前面，瀟灑的跳投得分。

今天比賽在下午，第二節課上完，他默默地離開班上去集合，比賽地點很遠，坐捷運去要一小時，抵達時已接近中午，午餐後，便當盒仍是他收拾的。

比賽的前三節依然沒有表現空間，不過學長與主力替補們拉開的大比分差，讓他燃起一絲希望，第四節開始前，教練大幅換人，主力球員們全休息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五個八年級生，但，沒有他。好像那噩夢又要再次重演。

「幫我裝個水。」、「我也要，冰的。」、「還有這裡，溫的。」主力們遞出水壺，他一一收下，走出場外。「盯人盯好啊！」教練的喊叫響遍全場，場上比賽因為替補的不成熟變的刺激，但對他而言，又一次的，比賽已經死了，跟他似乎沒有關聯。

他一直覺得，只是教練不想用他而已，「我，又沒差到哪去。」所以，他是如此的不甘心。

裝完水回來，第四節去了一半，教練喊了暫停，再次換人。

「啊！那個誰。」教練朝板凳尾端指了指。

「我嗎？」懷疑的，他問。

「對對對，你去換阿羅。」教練說。

終於。看看早已被遺忘的的計分表，他感覺這場比賽又再次活了起來。

對手發球入場，球傳給二十五號的後衛，正是他負責守的人。

對手先是往邊線運球衝刺，然後突然換手。碰！

他就這麼被過了。

回頭，只見對手頭也不回的快攻上籃。

輪到己方進攻，幾次導傳後，球來到站在邊線旁的他手上。防守球員盯上來，而他準備切入。

「切右邊吧，先把右腳往後放來儲存足夠的動能。」他想。只見他腳一跨。嗶！哨音響。

「發生什麼事？」一陣錯愕，他呆呆地站在現場，教練一臉鐵青，板凳上的隊友卻已經笑得東倒西歪，連裁判也努力的憋笑，走過來向他要球。

「出界了？」順著右腳往下看，他發現自己踩線了，不是腳跟、腳尖沾到邊邊，腳掌還在線內的那種，而是整個腳掌完全踩在線外，腳尖勉強的碰到線緣。沮喪的，他把球交給裁判。

對手再次發球，利用擋拆，直接快攻。他趕緊站到區域防守的位置，球直接傳到罰球線上，從後方跟進的中鋒手中。

他夾上去，想擋住這台暴走的坦克，手習慣性的推了一下。嘩！哨聲響，「二十七號防守犯規，團隊四犯加罰。」裁判說，然後那人穩穩地罰進了兩球。

第二波進攻，後衛小嘉帶過了半場，他繞底線，在左半邊接到球。

看見底線方向有空隙，他毫不猶豫地切入，結果掉進防守佈陣的陷阱，被三個人緊緊的包夾，最後以持球過久違例收場，將球權乖乖地交給對手。

發球進場，又一次，二十五號的後衛持球。

第二度對上，他不敢鬆懈，身體壓得更低，試著跟上每個動作。

這次對手先走左邊，衝了兩步然後頓了一拍，接著把球換到右手上。

到目前，一切都還在掌控中。

接著就失控了。

換到右手後，對手先是誇張地往右晃動，然後，一個橫向大幅的背後運球換回左手，一來一往，他已經跟得很吃力。

最後的致命一擊，對手轉身直接閃過他，眼前一片遼闊，球就傳到了三分線的射手手中，俐落地投進三分球。

球進了，他還在找對手的身影。

下一波進攻，他投了一顆籃外空心。

然後又是防守犯規，對方再罰進兩球。

教練再喊一次暫停，把他換下。

他了解，教練不用他的一百個理由。

「過你像過仁愛路，切你像切嫩豆腐。」對手加油團掛的布條在他眼裡更加諷刺。

剩下的一分多鐘，幾個八年級在場上打出一波五比零的反擊，而他呆坐在板凳上，腦袋一片空白，直到終場槍響把他驚醒。

比賽結束，贏是贏了，但除去那一點點的喜悅，是大量的沮喪。

現實告訴他：你還太嫩，路，還遠著。

一樣都是八年級，為什麼會差這麼多？是天賦嗎？是身體素質嗎？一個個問號在回程的路途上冒出。

「一定有什麼地方出了問題。」左思右想，他只得到一個模糊的結論，似乎有那麼一個決定性的節骨眼，導致現在的差距，但他太累、太沮喪，沒法再想，也不願想。

他拿出手機，瀏覽有關艾佛森的新聞，除了入選的演講之外，少不了一些生涯精彩回顧的報導，在高一個頭的中鋒前灌籃、連續晃倒同個對手兩次，這些動作讓他心醉神迷，看著身高相對矮的偶像在長人陣中殺進殺出，好生嚮往，好生哀愁。

「你們認為我不訓練就能得到最有價值球員獎？這也太胡扯了吧！」一句艾佛森的名言吸引了他。

隊友們放學、假日都出去打球，我讀書，難道這就是差距嗎？那不是已落後了數十……喔不！數百個小時了？

也許，我該再多練些？

再一個月就是寒假，不會再有比賽，學長們也會離隊，國中球涯，也只剩兩學期，他默默告訴自己：再來，我要讓見到我的對手都膽寒。

在那之後，他被冠上練習魔人的封號。

冷板凳的籃球夢，未完待續。